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 江 省 立 圖 書 館

浙 江 省 立

圖 書 館

登 記 號

200907

分 類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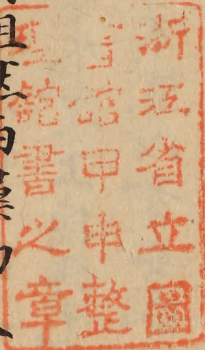
冊 5

浙江圖書館  
藏書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四

後漢帝紀

光武匹夫徒手得天下其難有甚於高祖筮西漢初天下謀臣畫策起而並馳者甚衆久猶不已東漢乃無之雖有鄧禹參計謀亦不過常議論士大夫皆奉繩墨從事以力用取之求如良平不可得矣興王同而人材異何也王莽雖篡奪而政已亂天下固期漢以復興向若劉伯升遂立誅盜反正還手即定矣偶為更始凡庸敗急迫時常作休民調度用能親致太平前史稱其身濟



142536

大業兢兢如不及高祖在章邯項羽時椎鈍奔北及得志後矜其功伐屢以勝氣加物反者四起終身不定求其與民息肩固無時矣論者或謂高祖英豪大略非光武所能及是事吾未知其孰賢若以民為貴則光武之得多也

東漢至孝和八十年間上無敗政天下又安鄧后臨朝災變備矣后約己為民撫以至誠復用甯息世多譏其留權擅事不肯明辟禍釁逮宗然迄於永康上接興元四十年綱紀扶持未甚濁亂后之力也不然以孝安昏

穢之資俾親政事極其所欲則漢之亡不待桓靈而見  
矣以三代盛德羿幽王承之猶即壞滅況後世乎然則  
桓靈之亡晚矣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歲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  
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削子無成康之質  
羣臣無呂且之謀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  
而酌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  
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車可以引避引避

之駢馬可以輟解輟解之此東漢詔令語言近古可稱者也魏晉以後無此體矣

後漢書志

館

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庸衆異耳且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物不驗不為理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不可言無師秦漢雖殘滅士猶



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下怠而不思棄而  
不求其道廢絕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  
傳汎然迷者傲而無師則此論乃為障道之面牆而心  
悟獨見者至理之蟲賊也學者可以懼矣

歷象之說具於堯典詳於左氏至司馬遷劉歆始有歷  
書而法術備焉東漢又改用四分自此議論蠱起前後  
相非各出己意執天愈急其時惟蔡邕最為通達以為  
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  
合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術不能上通於古亦

猶古之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其後杜預亦言當順天以  
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此二言者皆古人所未發後世所  
當遵也若孟子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可坐致則不過  
指其大歸而已雖然不當用昔之疏議今之密則邕之  
論誠中為術之膏肓若夫不求詳於未差之前而為合  
於己差之後則預猶未免以己意言歷者也

漢上陵儀胡廣所言蔡邕所記以為可以寓人子悲哀  
之心其意固未失也然古人之於禮貴魂而賤魄捨降  
而求升將以其氣為無所不在則悲哀無所不至也若

孝明繼之為致誠極孝不過朽骨之間則哀之所及者  
狹矣君臣所見既皆若此故後世無不厚墓而薄廟以  
形為實以神為誣此委巷野人之事奚取於禮哉  
孝明行養老禮意既篤實文亦丁寧可謂三代之後曠  
千載而一遇也

東漢相承有巡狩之禮自人主而言固無獨坐深宮不  
觀省風俗之理然自後世行之則以為厲民觀章帝詔  
書蓋庶幾焉孟子載晏子語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吾  
王不游吾何以休豈古人之舉遂不可復見耶

按堯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  
羣神西南北皆然必若以柴為升中告天封禪之盛禮  
則西南北皆然不得獨於泰山也至成周巡狩之詩雖  
曰陟其高山而序但言祀四嶽河海不主於告天則是  
登與不登皆未可知也後世獨始皇漢武封禪而其說  
出於管子蓋戰國諸子游士之言又雜以方士之狂誕  
雖司馬遷博通不能明也至後漢又以讖文封禪益無  
據矣

漢晉春秋載鍾離意治孔子廟室有古文策書言亂吾

書董仲舒事既怪學者所不道而別傳又言修吾書董  
仲舒語參錯不能明也然自漢以來仲舒首為推明孔  
氏後世咸從之宜若修其業者然而以春秋為宗以公  
羊為師以刻薄為義以探切為法顛錯倫紀迷惑統緒  
學者莫之或正是則亂孔子之書亦不無也嗟夫尊聖  
人而不足以知其道若之何可哉  
應劭言郡國罷材官騎士馴致張角之變或又謂誅中  
官引董卓以亡漢過在銷兵按光武自以精銳多而郡  
國兵懦怯坐費糧廩故還之民未為失策大亂以來父

子不相保休其疲弊未為失義承平之後因而不復後世之失也若謂以此致亡則不然材官騎士自秦而有散為羣盜何救於亡王莽講肄尤密天下亦盡化為賊漢以再興董卓雖桀逆而四方牧守未嘗無兵興亡在道得失不在材官騎士也龔遂教民棄弓弩而持鉤鉏故能治郡要之漢晉南北兵農不分施置之間小小同異未足害大體唐以來則不然矣

後漢書傳

光武兄弟跨牛舉事初馘阜賜再泉尋邑謂所海內豪

傑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  
遍於天下者席兩勝之威也蓋大事已就矣昔高祖乘  
虛入關赴懷王之約然虜王離燒涉間降章邯收天下  
權者乃在項羽固非光武比也不幸落羣盜手更始立  
伯升死俛首受役事柄索然豈如高祖尚得蜀漢以為  
資乎其難一也仗空節而旅燕趙王郎倡號顛沛垂死  
僅依二郡苟活旦暮猶張劬轉鬪卒滅邯鄲然而謝躬  
苗曾陰伺逆拒劇寇名賊交刃軍門一壘之外無復安  
地若高祖劫五諸侯兵收項羽美人珍寶置酒高會以

致敗國則為自取矣其難二也昔高祖已殺項籍天下  
為一從容固請然後即位而更始被禽四方蠱起光武  
君臣危事機之去倉猝野次遽正尊名既數月後方收  
朱鮪立都邑漂搖客寄未和所止故當時謂洛陽地如  
掌耳其難三也稱帝之後劉永張步董憲李憲方各割  
據立名字初藉幽燕以為根本而彭寵反叛朱浮敗走  
輿地所披十無一二五六年間草鉏櫛理寸攘尺取然  
後漁陽復平董憲李憲張步劉紆皆獲而齊梁山東江  
淮甫定矣其餘盜賊不根土地身所誅降赤眉銅馬以



下蓋數百萬人徒見高祖得項籍之逸不思光武復漢  
業之勞其難四也若夫隗囂改圖合從公孫述決計自  
立其憑恃巢窟經略面勢羣下用命衆士齊心非脆敵  
也曠歲竭力僅乃勝之而盧芳結連匈奴侵擾代北十  
餘年未已使韓信因冒頓致高祖困白登得無匆匆乎  
蓋光武勇怯不踰矩沈慮精詳先勝後戰不試成敗於  
一擲不然則自投高岸者何止一事而已或者乃謂使  
當高帝之時羣雄角逐光武必有不能辦者不知使當  
光武時羣盜力爭高祖亦豈易辦哉石勒又言當並驅

爭先未知鹿死誰手嗟夫使天下至於勒能稱豪者魏  
晉積亂也高祖光武何預高下而學者遂信之歎故馬  
援謂天下反覆盜名字不可勝數才明勇略非人敵經  
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援雖  
狂率為光武所忌然皆實錄也夫才略勇智後世人主  
所恃以獨過天下而取之者也未有皆不及天下而可  
以取也以有為無聖賢之事也以無為無而以為足以  
勝有此學者之虛論不可以強同也

劉伯升慷慨大略忠信仁厚無媿興王之材然知以己

從人而不知以人從己招合羣盜与之共事急於苟成  
所謂大兵聚會強者為雄宜其足以殺身而不能成功  
也

鄧禹所以為元功者始贊光武自為政君臣之交合也  
然天下事謀之若易而行之實難其披輿地圖始得其  
一而禹以為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若光武收  
成業於百戰夷傷之後謂之以德不可也禹中分麾下  
數年終不就功盖用力之難而使人以德自歸者不驗  
矣彼湯武無意於天下而天下從之戰伐少而戡定多

及伊尹周公一以德輔而猶且不易況用力乎然則禹  
之論謂之人思漢未衰有所憑藉而可以用力用力而  
終歸於德則可矣謂之在德而不在力則與書生迂闊  
之常談無異也

鄧騭兄弟之寃不旋踵而獲伸者有朱寵之直也漢中  
世以後常有此事主德雖昏猶賴以未亡也

觀寇恂傳光武創業之初根本單薄可知矣高祖偶因  
其厚故得與項羽相持耳若光武於朝菌求歲寒之功  
所謂難也

浙

馮異集關中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事以成三將之  
功大矣昔絳灌鄉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勳乃付於  
韓彭等故不得不割裂大國以王之賈誼謂諸公幸者  
迺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以此待信布之倫可乎功大  
而賞小厚力而薄望惟雲臺諸將為然論者不貴其謙  
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頡頑難制者為雄傑蓋未深考  
也

光武處敗能勇處勝能怯雖以兵定天下一念未嘗不  
在息兵能身享太平非偶然也平生雅言切中機會笑

五言言 卷二十四 六  
談戲劇必有可稱自三代以後齊桓晉文之賢莫能望也高祖大風歌尚為談者所誇与荅臧宮詔相去何如哉若會聚觀之自當有益於學者

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祭彤在遼東三十年匈奴烏桓鮮卑不能為患邊方徹備惠及內地此任人之效也漢法雖嚴而光武顯宗能寬以待臣使各盡力其臣亦自檢飭赴功不撓法度過高祖文景時遠矣

袁安任隗同心和帝初安自當然而隗可謂賢矣史称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東漢有此

一等人以職分自致不為名怵不為利誘不可不知  
史家謂邳彤近於一言興邦按光武以王郎猝起其下  
不知所措若拔兩郡兵自送長安長安固不可得至就  
使得至光武豈復有容身之地哉然遂謂如此即是成  
業則亦不然蓋幸而兩郡猶可假力何遽言成也  
光武以繩墨待諸將諸將亦能以繩墨從之千里外如  
對面無嗟跌者惟彭寵龐萌鄧奉反叛賈復任氣後亦  
收拾矣功名不自矜一難也爵位不過望二難也奉身  
及家皆自勤約三難也凡此高帝時不能及也大抵光

武材過諸將而以氣柔之高祖材不及諸將而以氣挫  
之韓彭黥布亦輕視高祖而使然耳使遇光武殆未必  
爾雖石勒之流不盡心於展布正復何損而况勒語自  
不然後人往往承誤蓋疎略矣

西北夷狄之區自堯舜三代載籍莫能知其有無山海  
經稱大章豎亥步之蓋諸子之怪妄不待辨矣燕趙及  
秦并吞益大乃有限域然姑使之無踰越於我而未暇  
求深入於彼也至漢武肆其雄心始絕幕收陰山封狼  
居胥禪姑衍臨瀚海烏孫城郭盡為臣妾而司馬遷以



為既窮河源不覩崑崙然猶不能極其分際及竇憲班  
固登燕然山勒銘去塞三千餘里師行如過枕席蓋開  
闢所未有則中國攘卻之盛極於此而夷狄之區略具  
矣憲雖驕凶無取而承光武明章三世邊政有紀其初  
尚資業盧芳驅率烏桓鮮卑為并涼患自南北庭復分  
匈奴奔走仇伐日深而祭彤吳棠之流功烈未究至是  
南匈奴力請鄉導胡漢雜集夷夏同心遂能為漢武所  
不及衛霍所不能亦其時勢積累所致非偶然也學者  
忽其成功之易又以為出於憲童騃外戚因棄之不道

亦已疏矣其後漢政日衰鮮卑強盛檀石槐盡有匈奴  
故地南部遺種流毒中原竟為劉石慕容之禍數百年  
不已然則秦漢相因既披扶戎狄之閫奧錯其常序於  
前而魏晉以來胡羌異類亦交亂中國倒持華夏之柄  
於後其理之必然矣如光武令南匈奴入居內地實憲  
欲再立北單于或者皆以為譏而不知事變激逐明智  
所不及慮猶言春秋者稱溴梁盟為大夫張所謂見微  
豈在是乎

馬援先持尺度裁量光武而後定君臣之分光武內懷

之不發也初不徵後未用与待杜林申屠剛等異矣援  
不過以才自見而欲以鑒識高物其所以取者乃其所  
以失光武未嘗忘人之功然終不續封盖素所不平至  
是而見爾

圖

卓茂為吏三代以後所無司馬遷班固所記盖不能髣  
髴孔子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然春秋時無能以德者  
如茂可謂近之光武言名冠天下當受重賞大哉言乎  
亦三代以後所未有所謂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也光武初立而茂為首相若茂有周召之

材而光武能受其輔導未知當如何惜其賢止是而已  
後乎茂則無復論矣

魯恭政理不及卓茂而以物應為效蓋君子未之言如  
太玉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佑戎狄者四方之異  
氣有孚盈缶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則漢儒之深於  
經者也



按前漢宰相自蕭何外皆武臣軍功或外戚崛起武帝  
時始特用儒生終西京可稱者不數人而武光明帝雖  
以吏職自任號為嚴察然舉相任重必望實相符德器

自過伏湛侯霸宋弘蔡茂杜林張湛張純牟融皆當時  
選郭丹范遷清儉絕人馮勤趙憇雖文俗而幹正經遠  
非偶然致身不厭衆論者宣秉王良有高世節亦奉以  
輔相待之此其所以上下自厲操行成俗人才之盛十  
倍前漢也創業垂統為子孫程式而能柱石不撓後世  
效之推致其位使典刑有繼雖成周作人亦不過此矣

浙

習學記言

卷之四

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浙四



江圖書館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後漢書傳

讀桓譚傳諫光武各爵賞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於人  
主常法當失而竟以得之豈光武別自有道抑儒俗所  
陳不中事情更須細論然觀光武規略大抵與前後人  
主不同論治者蓋未深考也譚與楊雄劉歆並時低徊  
亂亡無所阿徇雖稍疏闊要為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  
大夫間而摧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嚴矣

馮衍自言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者二按衍為鮑永偏佐

歲月無幾其誤如此殆不可曉況一時假號何足比數而衍稱述不置量亦狹矣以桓譚博通猶不得志行區區文字間宜其見棄然在建武永平時不幸有失士之名故可歎也若後有興王之君招致詞墨待以卿相流風所被遂為故實斯百世之一遇矣

郅惲鄭敬同郡相友材品志節皆同惲以不出違道敬以不出全性皆人豪也

申屠剛鍾離意傳載光武明帝有挫撲牽曳羣臣之患三代後以其國自治者稱韓昭侯秦孝公始皇至漢文



帝時有所親及武帝分奪外朝別置私人宣帝繼之國  
政始移所謂尚書樞機人主躬聽斷者及光武明帝真  
若一吏方代有司行事所以與羣臣日鬪其聰明也自  
是以後三公頓為虛器而尚書遂成朝廷不可復還矣  
光武父子雖役々煩勞然猶能與天下賢者共之當時  
小民得職天下欣々頌聲興起不特小康而已但其本  
性察慧嚴急過取不優之誚耳蓋異乎宣帝執定不通  
以為自有制度者也視六七聖人弘裕任下使物各自  
盡則不可望比其他人主忽寬驟猛任數猜刻則過之

吾學言言 卷之五 二  
遠矣學者未可隨聲譏議而不考其實也

蘇竟傳所言鄧仲况據陰縣為寇劉龔為謀主竟說降  
之即班固贊董仲舒所謂篤論君子以敬之言為坐者  
也龔問學論議深博予奪古今為班氏父子所敬而其  
出處蹤跡汨沒可憐盖天下喪亂賢者無地自容其南  
陽故人附隨立功名者特際遇之幸耳豈可謂當時賢  
俊盡於是乎

郎顛言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  
重不如還屬尚書此實遠近之論當今之宜用人之柄

不歸宰相誠非治世事也及專選舉又曰非周召之才  
然則必擇其人而後與之以是權耶苟非其人而姑任  
之則甯損其權而不與耶此亦當細論也顛又言黃瓊  
李固雖伊尹傳說不足為比亦可以想見二人風流也  
蘇竟楊厚郎顛襄楷雖陰陽星文之學然貞固守道言  
不詭世急時之病惟賢是與而利心不存焉異乎京房  
谷永李尋之流矣

浙

杜詩欲辭南陽以處功臣而武光不許於是用兵十三  
年矣按光武以征討付將帥民事任文吏已定之規雖

有齟齬未嘗更易夷難為効歲月磨揉觀詩此疏可驗  
矣詩言將帥和睦士卒鳧藻知光武功臣能親介冑而  
無缺望又其使材官騎士長休專以見兵督戰而不怨  
蓋光武定天下賞薄衆整內外分明近於古人所謂以  
律者戰國秦漢所不能到也

蘇不韋報仇郭泰論之為議者所貴泰臧否滿天下而  
析理不精如此等見識施之一時取悅俗人可也  
樊準述建武永平事言經術見優布在廊廟論難行衍  
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

而備問與申屠剛鍾離意諫語何其殊絕按光武明帝  
非苟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要為本質克治不盡而  
然其一時臣佐材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準又言今儒者競論浮麗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此  
語誠然俗之壞雖法吏用法亦不得其正所謂三尺安  
出也

梁統言元哀二帝輕殊死刑東觀記稱手殺人減死者  
四十二事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憫之類也統表  
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而史不傳無以考其是非若

今傳所載但欲循舊重刑則固已謬妄矣

自孝安昏德漢業已衰順帝用梁商父子相繼秉政亡  
由此始及冀被誅而亡形遂成雖竇武賢戚救之不能  
反受大戮人主以位為樂而無志於天下則禍敗立至  
如幽王繼宣中興之後十年間遽亡周豈更論先德亦  
不復有漸次也桓靈正賴眾賢共爭之故尚延耳

光武用張純朱浮議始自宣孝而下並列廟祭以代四  
親是時建武十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為紹漢矣純不惟  
明習典禮而正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

能變知改不私其親蓋有人主之道焉

曹褒製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疏闊不能略序其所以制作之意後世無所質證如云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則疑諸儒沮壞者固非而褒之自為亦未必是也

每念堯舜三代間文字須不待訓義解說而自明方為得之然自周以來必設學而教而孔氏亦以教門人子弟故有起予興觀羣怨之論則所謂訓義解說殆不可已也若左氏所載固已蔓延遠於正道而公穀尤甚及漢初各守一師因師為門其說不勝其異後世乃以為

五學言  
卷之十五  
五

遭秦而然誤矣蓋訓義解說出於俗儒勢自當然爾鄭  
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然不  
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爾何曾望見聖賢藩牆耶況  
更數千年無不如此就有高下何所損益蓋其不待訓  
義解說者固粲如日星學者不以自明而輒以自蔽是  
真可歎也

圖

古文尚書左氏國語周官毛詩學者藉此數書以知古  
人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  
林鄭興陳元賈逵輩<sup>智</sup>知識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其



門戶偶相承耳孟子所謂巫匠亦然也賈逵以左氏獨有明文證圖讖劉氏為堯後此尤可笑矣

班彪言定哀之間左丘明作傳國語由是乘櫛杙之事遂闢而左氏獨章不知彪此語何所本若止據孟子文遂為之說則不可孟子此言自未為準定緣楚語自稱以春秋教世子孟子蓋未必見國語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不自言其國史當何名乘櫛杙之是非固不足辨然言其所不存者未審則訂其所存者亦非的矣惟言司馬遷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彪去

遷時未遠其理或然今學者乃以為遷之文體如此反  
以其不盡不齊者為意義深遠之所寄則亦未必然也  
班彪仕不求達光武亦不用止於司徒掾固最寵幸位  
不過郎蓋於時公卿貴人不由文墨登也自戰國以來  
無不然至唐始變矣彪靜約得古人之節而固不免為  
竇憲死然則言果不可以信行矣

彪言司馬遷漢事止據陸賈無別書彪及固自著亦不  
言所承何書但云繼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而已今史  
家用官文書比以日月猶尚錯謬則遷固綴集所聞而

成者安得傳信故余為李燾序以為春秋後財有燾書也

固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故作典引其意言自兩儀分莫崇乎堯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先命孔子撰赤制而高祖光武興謂漢特承堯是何道理與今世場屋架綴作經義者無異固又以此著之漢書而欲垂中正不刊之義可乎詳其始撰識者妄稱劉秀為天子光武宗室單寡援之立極如童謠幸中遂以自神正與王莽同耳故桓譚鄭

興皆莫肯信而固希世傳會曾無慚恥盖自昔文士往往不足同憑也

第五倫以建武末年自淮陽醫工長得再三見通語至夕至道其行事為戲光武誘進人材之度固無窮也如倫廉正寬厚得百姓心立朝盡言遂相肅宗其詒謀子孫多矣

圖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晏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以措之三代不難矣兩世雖不盡用然未嘗不知

敬也

館

馬援擊武陵蠻乘高守險兵不能進遂以獲罪然援既死宋均即矯制降之訖無後患以均事觀之援但志於翦滅而已自負鑒識而賈勇奮銳乃與臧宮馬武等同不逮均矣均馴虎禁巫其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指意宏雅如援固不足望也援傳稱遣梁松驛代監軍當是均還代之耳

明帝始終獨楚獄一事可恨與始皇坑戮孝武巫蠱武

五言詩  
卷二十九  
后羅織略不相遠矣然明帝處兄弟間大抵天性不失  
無淮南陳思猜暴之禍英母妻子猶在楚殿悲泣相對  
豈必遷怒天下士大夫耶明德后寒朗納說感動夜起  
傍徨出於至誠然則明帝固以褊憤自損而治獄者亦  
不肖甚矣

郭后太子彊之廢蓋亦有說陰后本嫡也光武特以河  
北艱危畏憚劉楊之故別納其甥出於權宜非緣色奪  
事會遷改遂有更易終歸於正而無愛憎之嫌故夫婦  
父子兄弟情愛不至破壞視前後帝王為愈耳

朱暉為東平王蒼取陰就壁蒼既罷謂暉屬者掾自視  
孰與藺相如蒼傳稱蒼多智思觀此語可以想見光武  
父子皆博學多雅言一時士大夫不能及而蒼之寬博  
過顯宗矣

圖

暉與張林爭議均輸榷鹽按漢世取於民薄遇天災或  
用侈輒闕經費至東京而其患屢見如肅宗欲加賦蓋  
非得已也故仲長統歸過於斂輕以為二十取一猶曰  
貲道況三十而取一乎夫三十取一雖非中道不猶愈  
於後世既苛取本稅復盡較末利錙算銖計常竭天下

以為市而猶不足哉然則古人據正駁論如暉之以死  
守而猶以為易後人雖通經學古思欲輕賦予民而暴  
征橫斂其說已成徒悲傷歎息不敢出口而自信其難  
也

杜安罷宛令家居因章帝過潁川上書得御史遷巴郡  
守與樂恢書恢不荅而告吏口謝且謂之曰為宛令不  
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鬪覲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  
鬪覲二字孟子所謂龍斷穿窬以利心希世而不以正  
進退者也自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漢末節



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往來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有貞退之風三代以還不能及也

何敬言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自有鳳凰芝草以來未有為此言者蓋天下自有迴脫議論不必待聖賢而後能之然敬固不可謂非聖者也古人以德言物不以物為德故九成致鳳凰麟趾如公子騶虞籬置弋皆以德言物也若後世所謂瑞則以物為德矣

敬傳稱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空竭帑藏耗損國資注載其目今漢官儀不存按東方朔傳亦有伏

日受賜之文若節輒有賜則過正祿矣是於人臣不為  
薄國家待遇之義亦當然也後世自當更考

楚獄用馬后寒朗言理出千餘人及袁安覆考得出者  
四百餘家是終於昭雪而不至冤死視淮南衡山巫蠱  
之濫殺者有間矣然以天下四方之遠顏忠王平二人  
之妾一旦無故陷而入者數千人豈不為大異明帝以  
欽卹自許而謬誤至此豈先王明德慎罰之義歟然本  
無殺心則學者不可不知

袁氏貴盛不以道而基隗過夷滅之禍紹術為叛亂之

宗閔及忠弘恥之至於避名匿跡徭狂遠遁其畏禍審  
而潔身至矣孟子謂於陵仲子齊士之巨擘而不能充  
其類然則必充其類而後可則三人者無異於常公子  
而世論所不貴矣此中庸所以難行也郭泰嘗從閔不  
宿而去以為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豈亦有孟子之意  
乎按奉高袁閔字非閔也恐誤

張酺為東郡初不願出而自劾歸去十五年章帝雖遇  
之厚而終不召後外遷亦不屑意然則是時君臣之間  
樸質不事形迹盖有古意與蕭望之數月復徵入者差

不同也況以後世視之益難言矣

漢世尚書掌詔令陳忠謂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為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古今之敝未嘗不同也然則其存於策者尚多可稱而末世專以詞命取貴仕乃反不及豈惟不及而失其旨歸僅在俳優之下又不止於鄙固而已是真可歎也

郭躬論秦彭得專殺孫章為誤詔且言周道如砥君子不逆詐躬習小杜律杜周以深刻著而其學乃與經同

意何也豈延年行寬厚能改父說乎漢儒用春秋甚於  
法吏如躬父子所言雖未及皋陶周公視董仲舒公孫  
弘則賢矣明帝以人主之尊而疑人為故遂以察察成  
名此孟子所以慎擇術也

郭躬陳寵為廷尉在元和永元間史稱深文刻弊於此  
少哀寵欲刪大辟耐贖為三千以應甫刑班固亦有此  
言豈聞之於寵耶寵引堯周公伯夷稱聖賢之政以刑  
罰為首得古人本意矣然孝元改宣帝政事章和亦鑒  
明帝苛察而漢業皆由此不振左氏載仲尼之曰言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人主之德不至而以口  
為寬宜其有弛緩之弊也

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不費漢兵積三十年事成功  
立古所未有也古之人材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  
至方召勤智慮糜歲月至於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  
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  
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而後世乃有分外  
人材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  
矣然不知千里之鎬為分限之內而欲與陳湯甘延壽

較其短長向之論蓋失正矣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  
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慢不酬如幻人之奏二俱無  
用名實墮損未知所戾止

李法譏史官紀事不實後世尋功計德必不明信漢初  
無史明章之後記錄漸布而法之言如此然則為史者  
未嘗不佞而所稱建武永平事蓋未可憑也若是而詩  
書之傳亦何遽信當以其心平而理明耳

王符潛天論其愛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  
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

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此語  
誠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勞佚之異甚者死生存  
亡係焉余在金陵每聞民間語謂待辨於庭者歸可及  
朝飯蓋上下紛紜務為昏惰以自煩苦而不知日月之  
失未嘗不安之以為當然也何暇及禮義乎化本治字  
唐人避諱改之爾

圖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視漢末拘士曲儒以  
夫瑣瑣自縛者有異矣然自是風雅大壞而建安黃初  
之體出曹氏父子為之倡文士相与效之而韋孟張衡



之作蕩為灰塵不可復求也

統言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  
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又曰善士富者少而  
貧者多又言賈誼開自我之端遂以成俗是所謂右手  
刎其喉人主所以處士大夫與士大夫所以自處不同  
統之言施之人主可也賈誼仲舒之言施之士大夫可  
也子思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然則  
董仲舒之薄仲長統之放當考而不當法也

崔寔政論絕無義漢人以為能言莫曉其故其大意不  
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元不在  
此正坐易置之耳蓋威刑未嘗不加於君子寬弛未嘗  
不行於小人是時李固杜喬已死梁冀主斷更無救法  
寔立此論欲以何施天下本無治世亦無壞俗寔謂孝  
文重刑非輕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是何等見識又  
謂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不知亂世  
何嘗有不可食梁肉之理寔以此論誤當時其禍猶小  
遂誤後世其禍大也

浙



浙江圖書館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

卷第二十五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三

刊鳥言言

卷之五

五



浙江圖書館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六

後漢書傳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其論已成不可改東漢人材亦有  
程品繩墨在身如影答形汗潔判然至憲能不踰矩而  
融明深厚無異人之操此其所以能伏一世而陳蕃郭  
泰之流自以為不及也然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  
其學不專以質曾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常從事於斯矣漢  
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

行後世學者方步趨以求之重道而輕學未見其德所  
從也

范曄序閔仲荀恁魏桓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皆必于退者也以其事考之則桓得退之義蟠得退之  
時方漢人以名相高故避名為難名不可避而退之所  
得多於進矣然當時知此者甚少

兩漢之衰大臣与小人爭不勝而死亡者蕭望之王商  
王嘉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七人者皆其國之所以存亡  
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參以數端大節可見蓋  
殺身以存國與殺身以亡國極當審處若人主聞此惕  
然知懼則雖無道者可以就有道以至於履危蹈難其  
職當死則更無改移又不與此並論

王暢疾惡有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事其功曹張敞以  
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暢從之更  
崇寬政教化遂行東漢中世以後名士之患大率如此

又不知當時所謂豪強者如何而疾之已甚若以今世  
所見則極有可議蓋以善刑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  
故孟子亦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孔孟在春秋戰  
國其亂豈不愈於順桓之世然善既不可屈於惡又不  
能勝惡其道只得出此而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  
於敝法之上求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屢發而屢挫也  
悲夫

永初中羌胡殘破并涼鄧隲欲棄涼救并會公卿集議  
隲謂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



無所保議者咸同虞詡說李修辟涼土豪傑為掾屬拜  
吏子弟為郎議與隲異而隲以此怨詡隲鄧禹子孫約  
畏廉儉辟用賢俊亦有可稱而既為外戚所見卑下故  
其謀謨於上者如此所謂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真棟撓之凶斗筭之算也漢業由此遂墮大臣為國家  
盛衰其效豈不著明乎後崔烈欲棄涼州傅燮論亦同  
圖讖事至張衡論始定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傳不  
載其所以極言之說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於  
讖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蓋以時主好尚

方盛遂不敢嬰其鋒亦理勢之常至於雷同趨和比之  
經典則希世太甚矣張衡適值其衰故得展布言之然  
後世亦有當其衰矣而猶諱避不敢論者此又在衡之  
下也

董卓族滅而蔡邕不知大抵事機之際厚薄淺深便有  
榮悴自春秋時已然而沉於不知者乎邕之取死自其  
宜也然王允驚憤如此觀其規為直以誅卓之外更無  
一事乃欲於弱主賊臣之時任扶顛持危之責國雖欲  
不亡不可得矣

浙

左雄言漢至今三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  
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奉  
法循理為不法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納言  
明達政體修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桓以後多知名士雄  
之力也論者不考實但徇崔寔輩私意偏說為後世言  
治之害外彊中乾與食烏喙何異

議褒梁冀黃瓊比之鄧禹霍光胡廣謂宜如周公當時  
稱廣者謂雖無謬諤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如此等論議  
以為有補闕之益亦未可也夫正議而不能力爭故謂

平島言言 卷二十六 四  
之無謬諤者自初回邪無復齊限則無可言矣瓊臨死  
之疏三代何遠如周舉黃瓊父子六二之動直以方矣  
范曄左雄論序順桓人材當詳看曄謂使時獲用武宣  
之軌其豈遠而武宣何足道哉未可並語也

陳寔以善下人為一世所伏而許劭以為太丘道廣廣  
則難周劭之言蓋未可輕非故為裁量者也昔顏淵願  
無伐善無施勞若是隱身自約終不以世利為己益故  
以蹈行堯舜之道必將有此焉今夫燭已不盡照物不  
哲而借寔之美以行於天下者未見其成德也

李固斟酌義理熟於世故深識根本始末順正無疏舛  
直前不在己而聽命於姦兇欲以正道回之率公議以  
塞其衝此天下至危之舉萬無一成固與杜喬既以身  
當禍而漢由此亡此天命非人謀乃可痛哭流涕也學  
者或輕論固事幾於不識罪福矣悲夫悲夫若固所謂  
任伊周之道而不得成伊周之功者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於應物之材自當  
無不周徧至若所願於世者能澹薄而厚以自處則寡  
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於亂

世率是道也恃伐而求多計施而望報其全鮮矣傳載  
篤止李文德書自當時傳誦蓋士之為人者常多而為  
己者少故也與馬援所稱馬少游又不同

張奐見賣王甫已而病之山西士人土性固然歟

段熲殺東羗幾盡以此為靖難之術固前代所無有至  
其言先零作難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  
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則為之有慨於心然則人之  
慮患不在數百年之後者不可以處事蓋始以為德而  
不知其種性終不可合既而屢服屢叛馴弭無策而熲

之術用矣以周人化商猶歷三紀而況於堯乎

今世學者論陳蕃只舉後一節更不紀以前事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死刑徒李膺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觀其正己正物終始以天下之重自任歷數二漢自李固之外更無人也然既有竇后父子天下掌握自古得時未有如此抑是蕃自

感迫壞之哀哉哀哉夫以蕃終身自治尚不做得後一節其不如蕃者豈復能有為事功難易人材品目真未易言有志於古人者其可不深淵薄冰日慎一日乎

王允氣驕量狹慮挫謀乖前後粗魯非一事最不曉者臨死猶努力謝關東諸公彼謂起兵誅卓者皆忠臣善類邪卓固當族若族卓而卒繼以亂如脫陷胷之匕首而飲腐腸之鴆毒爾何所損益允以為當是時天下所患者惟一董卓而已乎可謂愚矣

黨錮之禍雖曰宦豎暴橫桓靈昏虐然所以致此實由



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人矣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  
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  
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賈誼董仲舒之流尚不  
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武宣固不足預  
此獨明帝始終能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弘裕之益其意  
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自漢以來知勸  
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醜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  
屋使四方游士自來自去於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  
交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

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為之及靈帝末年更為鴻都  
學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  
蠹而漢亡矣後世不深考歸咎於士大夫不知羣聚天  
下學者使之傑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  
勢固必至此齊語謂令士羣萃而州處故士之子恒為  
士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材何常而必欲羣萃州  
處之故余以為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  
教人欣厭不同忿心歛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必為東  
漢之誅矣

浙

李膺一時士子所宗而指趨無聞但有荀君清識難尚  
鍾君至德可師二語而已若魏晉以還則有可言矣亦  
史家之陋也亦其他書不存無以參考惜哉孔子謂泄冶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然陳蔡之難師弟子去死如一髮出處之際  
聖賢難之如膺言中倫行中慮而能稍自降辱以免亂  
世意者或庶幾乎

郭泰符融皆定聲名於一日東漢尚名之俗至是而極  
然至於久而不殆則固有其實也史稱李膺每見融輒  
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

歎息不知所道何語使人想見而不得殆欲飛動豈亦  
洙泗之流裔田子方段干木之後復有此耶

許子得鄙曹操不肯為目而荀彧乃以其可存匡正遂

託身焉或雖有材謀然與劭相去何遠也劭之高亮雅

遠漢人僅以一二數光武亦能清言使劭生其時未知

有所遇否



竇武經生儒者為后父執朝權天下善士無非腹心萬  
世一時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此若雍容坐鎮何事不成  
雖還李漢於三代可也惜乎漢人忿毒宦官深久只有

誅殺一路更無他門陳蕃以蕭望之李固為前鑒欲以  
殺止殺朝不及夕而受禍之酷乃更過之豈其制變之  
術不素講耶

鄭太號有才略其勸何進無召董卓是也至於用袁紹  
以發山東之謀使卓懼而西遷則何其明於前而暗於  
後豈与紹素厚且以其世胄所歸遂不悟其能為亂乎  
然扶輿興者易為策救亡者難為謀事之初基斷以獨智  
可矣及其崩壞扶左而失右東就而西傾蓋未易工也  
孔融高懷逸度与姦賊詭詐之人不並立自無可言然

王莽董卓曹操與前世亂臣賊子差不同若臧文仲晏  
子孔子處廢興之際蓋有成法未知融何所本其進不  
能持危而但足以殺身事已決矣儻以退免乎任意而  
行明隨禍機可悲也已

荀彧既佐曹操成霸業而復為漢死節者以匡佐為急  
則聽漢之自亡可知不可廢漢而授操以柄可乎兩  
無所據以此管仲則非倫方之宗魯僅有成爾或謂才  
似張良道似伯夷伯夷中國無張良況良亦豈易擬此  
論恐誤學者

浙

皇甫嵩功高一世處之若無為董卓所擠不敢愛死可謂恭上命盡臣節矣閻忠之說何足以介其慮乎世以郭子儀為難視此殊不足道

漢末所制牧伯無不相挺為大賊獨劉虞一人力守忠款然仁而不智自毀翰垣宜漢室之遂亡也

王景修汴渠從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自此終東漢不言有河患惟晉志稱河泛數千里乃桓帝永興初不言壞決也按司馬遷悲瓠

子之歌作河渠書班固因之為溝洫志載王延世竹落  
及賈讓三策觀景成功知西京立事苟且不及後漢遠  
矣固復不記景能盡智備法沈慮獨成故其美掩鬱傳  
者不章然則遷固二史之華不如後漢書之實也

鄧都雖廉直而助殺臨江王故司馬遷以酷吏載之董  
宣以湖陽公主奴事激悟光武知天子不与白衣同有  
補治道多矣陽球始謝司隸即誅王甫遂報陳竇之怨  
自請一月令豺狼鷓臬各服其辜其壯烈如此豈應入  
酷吏傳也以球事考之漢世人臣苟得事柄無問高卑



專殺立斷以為常俗如蕃武及一時名士養懦畜疑遲  
留不決自陷大禍曾不如竟付一陽球輩也或者尚尤  
其猖狂寃獄殆讀漢事不詳爾

呂強語可記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易曰說  
以使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  
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  
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夫立言無顯過之咎  
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  
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果強所自筆則蒼伯孟子立

下風矣又舊典選舉委任三府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乃見於強疏或謂如強如張承業人主豈可冀一二千萬以徼必亡之禍此甚不然強在宦官中出類拔萃正不自容竟以讒死但可哀爾始皇漢宣雖英主至於簡棄賢哲任用闇豎於是問求呂強耶

圖

尹敏言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可謂激諫矣而人主不悟蓋蔽蠟蠓者不見日月也傳載其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可以想見

二人風致

館

孔僖自訟辨而不憤，微而不訐，戮辱在前，懼不失正。與張俊、歐刀在前，棺絮在後，為世所悲者，異矣。

任末奔師喪，道死，曰：必致我尸於師門。古人事君以尸，將事而事師之嚴，至漢始然。彼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胡為兢兢於此哉？若夫性命道德，其何以處之？得然之深，未若守之固也。

折

杜篤論都賦於相如，揚雄之外，別出思致，語峻而潔，意切而明，節短勢險，無曼衍之病，詞賦之傑，班固方之弱。

吾學言言 卷二十六 十一  
矣衆作不能及也兩處淵囿字必誤

崔琦禰衡異操同情揚已矜華終以殺身

余每讀范式張劭事未嘗不潸然涕墮夫一至之善兩  
心相求通幽達明不疾而速又王忱馬及繡被天之於  
物疏而不失監之在旁其驗如此聖賢論道何嘗不兼  
禍福報應而言然至於所為小善小行者願使學者無  
溺焉何耶豈以是數然者為不足以彌滿充塞於其  
間耶

李固駁發兵之議夫交趾九真反而欲以充豫揚州人

赴之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用矣然當時士大夫所見  
皆如此者蓋有寇即發兵發近不能勝則發遠乃目前  
常行之事故也余頃在金陵考按建炎以來守江者皆  
用民兵鹿角戰船布列口岸分寨而禦虜至江北聲言  
欲涉我輒棄之而潰虜因以南渡遂至顛覆然前後施  
行無不如此余始疑昔人但守不定耳亦莫敢捨此策  
意欲激厲而用之比虜既至則已與之共水險地散心  
搖幾欲退去余急別募兵渡江劫寨頗得俘馘而歸城  
郭間聞捷奏係踵人意始安虜亦北遁而向之民兵鹿

角之類盡為無用然其耗動根本已不少矣觀固歷數  
利害毫髮無遺借筮而籌蓋不足道信儒者之英傑也  
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真西漢文章可接太史公今  
漢書文體大率類此蓋班固所取法也若固所作質  
弱而文靡魏晉先驅失古意矣彪不特文字而策謀沈  
深明習故事應變有方可施廊廟雖光武漢業已成不  
以無彪而有所闕然如彪者不得盡其用光武不得無  
棄材之過也

前漢雖有太史公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

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  
可考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  
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  
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記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  
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  
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  
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  
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  
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

而自謀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汪圖書館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浙六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  
江陰曹佳  
同校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七

魏志

橋玄以曹操為命世之才而許劭以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玄與劭品類大殊言之高下固當不同也操為劭所鄙乃為玄及何顯所異不知劭自與漢人隔多少重數操得志後一時人材受其生殺榮辱為所位敘者其賢否氣類又可知矣劭猶若此況不為劭者乎東漢未亂時猶若此況三代之盛乎道之升降古人所以深致意也

東漢壞敗已久自張溫皇甫嵩成功而策士以改物說之矣人主與官豎小人為密虐用其民甚於寇讎言與桀紂幽厲無異勢當然也獨有一事雖三代亡秦之季世至於王莽然皆其民叛而吏不叛也董卓袁紹袁術曹操劉表劉焉陶謙公孫瓚世為公子身任漢臣一朝狂誕假號奮呼自為亂首劫脅平民屠刻天下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蓋漢末世有材者多上不惟無以御之又失其心激而思悖私義勝公道滅各從其黨不知有君而論者反謂東漢風俗最美能銷

姦賊窺伺之心國家賴以不亡豈未之考歟

按操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紹表  
為東郡太守據兗州以其中間攻于毒眭固陶謙後為  
張邈陳宮所反六七年內轉戰百艱所獲甚微視高祖  
光武指麾戡定何太懸絕乎適會天子東還遂挾以自  
重方有扶義征討之事然則操之功業蓋是輔漢而後  
致非漢已亡待操而能存也使如董卓袁紹甘心為賊  
固無可論若稍隱諸心欲因此跳梁跋扈自同問鼎其  
可安乎

操以令縣滿五百戶者置校官而其辭曰其令郡國各  
修文學按操雖竊漢柄號令所行施其統內若充冀之  
郡國可也與人主制詔並行於天下可乎苟或非不見  
微者猶曰愛人以德何也陳壽雖著魏書然有漢則無  
魏而其事詞錯雜使後世無別史法不復存矣

皇甫謐載王雋稱操有濟世具而言袁紹與術母喪歸  
葬會者三萬人操密言於雋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  
二人也此語當不妄黃瓊陳寔之喪會者皆數萬紹術  
亦然取友各以類則其人皆飛揚輕俠者也私援成於

下動衆太甚自無安靖之理與張角兄弟何殊

操十五年令敎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事極有始末當詳  
看後世多稱操姦賊狙伺猶畏迫名義不敢身自代漢  
按操僭亂顯逼惟孔融陰沮惟荀彧二人既死中外無  
不迎承自獻以後為羞名義安在而尚何所畏迫耶然  
天下大物自戰國秦漢以來形窺若易而實取亦難董  
卓袁紹之流鴟張廣莫未有能自知節限故皆隨以夷  
滅操雖姦賊不仁然能自知節限故敢竊而不敢叛敢  
取而不敢代所以諄々自敎齊晉文王樂毅蒙恬等事

皆實語非虛節益知許劭之評為不妄也

建安體如王粲從軍詩奚用也

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曹怒免溫官明年而丕為副丞相矣豈溫真不省事而以門地辟耶將亦若不知故為蓋塞以使之也

魏文嗣事之初霍性以論用兵誅死戴陵以諫弋獵被刑性言先王功無與此而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歷數漢魏中間士人為此語者絕無亦非不能蓋不敢尔不知性何等人也魏文居喪半年無東南之警而倉卒伐吳

不過耀兵起隙以逼漢位性不知事幾豈張湯所謂愚  
儒也

魏文之所欲者禪代爾而符瑞章奏勸進辭讓前後節  
目連篇累牘存之極無謂然可以見其辭煩而理寡也  
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至太和元年始  
復行然則建安中物踊但用穀帛不比王莽自改<sub>幣</sub>而  
禁挾錢也幣與物權從古而然雖操猜詐百出不敢用  
異說後世以有限從無涯自坐窮處遂無策矣  
癸酉詔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敝以文法百姓無所

措其手足夫民多而法敝勢極而變也民少而法敝盡  
民之術也秦及王莽之亡蓋如此曹氏轉戰三十年所  
成就幾何民愈盡而法愈敝其自言者尚爾況使他人  
言之乎當是時猶欲以功名自居吾不知其說也

魏文帝欲并吳積年以司馬懿居留自謂得所任矣而  
患方起於慮外然用人之道百世同軌此非所以為悔  
也所當悔者前面已起樣子爾馬上賦詩極陳觀兵之  
盛其終曰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  
多憂傷彼以周公為怯耶大抵六子二曹為建安黃初



體自此不得復見前世之風雅而後人以為高風絕塵  
所未喻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  
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与族兄  
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文墨之士  
多以為壯余觀大叔於田還猗嗟其技藝材數有過於  
此而詩人刺之以為亡國之形也今曹氏虐用其民挾  
持殺戮驕豎騃子乘堅驅良憑勢作威以自快其得意  
而風聲氣俗之所熏炙更百千餘年有志之士不復古

人之大全直可悲爾

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中國長技  
無所用之此哀淮稱江南地理也既又言孫權自十數  
年以來大敗江北敵遠其水陸次平土中國所願聞蓋  
權是時不止於守江而又欲為取淮漢以北之規故也  
余頃在制司初亦循近輟幾誤急易之僅能自完既將  
經畫江北以及兩淮而上自卿相士大夫下至偏校走  
卒無一人以過江守江過淮守淮為是者余亦以病歸  
矣今因諸書間錯見之此今世大議論也未有不知守

江淮而猶欲論取中原者也

何晏論治心慎習放鄭聲遠佞人欲因幸式乾殿游豫  
後園使大臣侍從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  
經義為萬世法此疏殆晏所謂格君事業者乎然方晏  
等用事而當時經生學士謀臣武將皆無以為然者彼  
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競進之心當幼君驕  
相之勢行人所不能知之學固所以不旋踵而覆其族  
歟

司馬懿初除曹爽蓋因朝臣內外惡其驕縱方以此舉

為便固未有言其非者王凌雖知之而謀立藩王不利  
見主使懿尤得以自直二事皆因當時之所謂正義以  
售其逆謀人心密移國向隨改轉盼呼吸傾奪已成雖  
欲起而圖之無与共功矣古今存亡之機雖未嘗不如  
此然曹氏辛苦作計三世相承纔二十年卒以託孤乃  
得篡弒而懿因公行邪乘間掩竊上下拱手全而付之  
是非疑信曾不及一出諸口嗚呼孰謂三國多智士哉  
如劉暭蔣濟之流區區乎以揣摩從人者固至是歟  
高貴鄉公劣漢高而優少康論著禎祥以耀遠近其意

蓋欲感動臣下使之協同耳今其書之存者但縱論文  
義無所激發則當時未嘗領會可知矣而公不勝忿怒  
奮一夫之決以速其死悲夫

鄭玄以三老五更為更事之稱蔡邕云更應作叟引俗  
字女傍更為證按三老五更二載集書也玉東漢初既  
立初以養之距玄與邕時上下二百年耳一朝見聞未  
至懸隔玄經生家以意說之固未必是邕周旋臺閣從  
胡廣諸人游號為通博既不能以義斷其是非又於故  
實無所考據而徒以字學偏傍輕改之可乎後世經文

以邕改定者為的而其見識如此恐未可憑也

按晉靈公不君趙穿弑之趙盾反不討賊史官以穿罪  
焉孔子以為其義足以戒後世因而不改然而法一變  
矣及晉厲公以亦淫虐被殺而悼公要誓之詞曰立而  
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而樂書中  
行偃束手退聽晉自是復霸人以為材至魯昭公不忍  
討伐季氏不克而奔齊悼公亦循周子故步欲正其始  
陳乞不從尋即遇篡四者之迹足以互見蓋趙盾樂范  
恭順未失故臣道可復存意如田恒悖惡已定故君權

不復反事既至此但以勝負為是非耳至高貴鄉公則  
又有可哀者司馬懿父子暴擅亟奪五年未遠國祚已  
非魏有按毋丘儉表司馬師自公立未嘗朝公欲問其  
疾亦拒不得至觀此際會雖有二悼欲正其始何可得  
行侍從羣臣一語不酬對更假數歲不過身親授受而  
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義謂小貞則吉大貞則凶未  
如亡國與殺身小大何所別異而尚以吉凶言乎宜公  
欲以少康自比而終不能也公立時年十五英材逸氣  
與少康晉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陳登以雄豪自許劉備亦亟稱之然登父子已與曹操  
相首尾受其驅役就不早隕終何所能至如華歆王朗  
登所敬者皆駢首為魏公侯矣至臧洪則不然猶是漢  
之陪臣死超雙言紹義有可依關東起兵以漢為辭者無  
向大小終於臣僕篡盜喪名失節以苟其生惟洪可以  
免焉陳壽雖知貴之而智不足以及此遂與登同稱學  
者宜詳之

嘉平之後極是異事曹氏造基立業雖無兩漢本根之  
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浙年民志久定司馬懿再世受



遺信非忠貞何遽盜奪而況虛位無權勢同單庶一旦  
因人主在外閉門截橋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  
不敢為懿號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滅然竟以勝一  
異也曹爽兄弟昏庸童豎無足深責然崇信何鄧惟其  
所為晏等皆勝流名士並居要職命令所由出方天子  
朝陵爽義扈從未知晏颺之流安在而變起倉卒但有  
桓範拔劍南奔其餘竟無一辭懿奏既通駢首受戮而  
魏事已去矣懿一旦僥倖於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時自  
許以上智而終成下愚苟無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異

也昔韓馥讓州于袁紹竟奏廁求死當危亡之際舉國無人乃至於是孟子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太甚乎

館

夏侯玄言先王建国分疆畫界各守土境非重累羈絆之體欲省郡守縣皆徑達兩漢論治未有及此者其自負弘濟良不虛也而親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當豺虎之鋒悲夫如玄之智雖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後魏卒亡盖与其國相始終矣  
曹操取天下事盡具荀彧傳中故或者以彧比張良良

高妙玄遠智因物生不為定形固非或所能至然而清  
整愷悌以善自與是三君八俊家良子弟也或者又言  
漢已亡操取之於羣雄非取之於漢此甚不然以操終  
始挾漢而令猶不能盡得凡操之得非名依漢則無由  
是漢固未嘗失但不能主令爾譬如人有良田廣宅雖  
失券要而田宅固其物也臣僕不直而歸之而欲直而  
盜之可乎或為漢人子孫其當死無疑而可惜者智不  
足以知操之為竊狃於謀而不自制遂失其身爾此乃  
士君子出處之至戒學者尚無分別何哉

袁渙舉動節度言議政幹皆近儒者然特其粗爾操之  
初事最蒙褒用或疑此非所以施於操操但不容孔融  
禰衡輩耳過是色色有之若已受其籠絁而又能將之  
以德行矯之以貞介無不可者如張乾邴原之流正操  
所欲獎飾也昔閔子稱原憲季次皆未嘗仕季氏孔子  
告仲由以知德者鮮士雖欲自勉於德而不知立德之  
地不可也獨田疇終始辭封似其志有所在是時操未  
建國前為舊令後為議郎皆是王官若不遽死未知竟  
如何也

浙

管甯漢末遠適漢魏興廢之間君子存身用捨之際皆  
可以免比其來還則改物已定年邁時逾猶隱終退泯  
然無迹士君子之處世以道雖難易不同不害其為仁  
至於心所不欲而自行之屈伸舒卷在已而不在物則  
未有能及甯者固与荀爽相去遠矣

按崔琰初仕袁紹諫以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  
述職次對曹操以未聞王師仁聲先路此盖老書生守  
經不易之常論也然琰便甘心委質曹氏首為魏臣未  
知琰意以為諸侯復興各事其主以翼戴天子如古之

齊晉正當爾耶抑風靡波順遂無漢朝忘其素守而不  
自覺也人之立德必有其地余既於袁渙邠原見之如  
玠孤峻特立匪躬正色於人之卒朝而無自立之地逢  
喜迎恚漂搖中流殺身如斷梗進無孔融荀彧之節退  
乏鍾繇陳羣之利則余固未知其說也此亦不足為士  
君子出處之至戒乎



鍾繇欲復肉刑斬右趾以生易死而王朗以為律自有  
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後世雜犯死罪者皆當不  
死古人卹刑而不免於濫後世濫刑而猶可以卹非後

世智於古人也積習既極而反爾

王肅言周官五日視朝當考漢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  
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  
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按  
成帝既置尚書簡闕親政遂無視朝之禮公卿不復進  
見三百餘年可謂敝事兩漢諸臣未嘗一言及之史亦  
不載何也肅去時其未遠既正論指陳就使不盡然  
而視朝之廢固久矣則尚書為天子私人事歸臺閣公  
卿充位蓋有由來至於人主不能親覽臺閣遂成朝

廷古今之變微而不自知也。然當時號治世者，未聞以不視朝為失。後世人主之見羣臣多矣，而其治亦不能有加於前世也。

館

肅言何晏、鄧颺等為弘恭、石顯之屬。肅大臣子，以學問自負，論事有稽據，立朝明。始末指晏輩為恭、顯亦其理也。肅既自守，此如則其出處不應苟草。若以晏輩附從曹爽為邪，而以身從司馬父子為正，恐未可也。齊王見廢肅以太常迎高貴鄉公，是時司馬師篡事定矣。彼亦以為是耶？甘露元年肅死去，高貴鄉公見殺，亦不遠使



肅再遇此事未知又當如何然則何其明於知爽而昧  
於師昭故自漢魏以來不以廢興存亡之際考士而信  
其自許為正人者余不知也

魏略叙董遇邯鄲淳蘇林樂祥等言太學生千數冬去  
春來博士麤疏弟子避役無復學者園丘議下郎官諸  
吏見在萬人應書無幾朝士四百餘人能操筆者無十  
人及劉靖亦云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曹氏父  
子上馬殺敵下馬賦詩自難語學爾

魏有校事吳有典校近後世皇城還者之任程曉言上

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  
所適則誠與後世邏者同至典校又糾摘文書其干繫  
尤切矣然吳魏倉猝用之不久尋廢而後世乃以為官  
常豈曉所謂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  
芒鬱結而無告蓋亦有言者而莫之能革也

漢魏之際匈奴氐羌皆居內地北於漢宣成於魏武昔  
秦人築長城以限拒胡而漢武力戰使之遠漠不能為  
寇至孝宣因其衰弱乃反輔之塞內而張既設策一旦  
徙氐五萬餘落於扶風天水當時方以為快不以為虞

也使魏稍傳世未亡則諸胡之禍親自當之孔子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慮近遠而事有是非故出之不以正者萬世之患也豈止百年為戒而已

棗祗任峻為魏建屯田後世祖其說然未知時用不同蓋曹操起事廢罷錢布專行穀帛祿賜調度無不由之然則於民不耕之地官置典農春任其勞秋獲其利年豐業廣百萬之衆足以自給雖不待租稅可也後世化穀帛為金錢軍國諸費絹米纜居十二兵料下者日猶百錢若以多錢之卒歲種二十畝官收十斛米以五而

獲一稗畜藏已輒塵腐是以有用而就無用而欲從  
祇峻之遺策可謂疏矣此事當大有隱括然後可議  
如黃霸龔遂任延名信臣之流兩漢名循良吏也然止  
是治民一節爾杜畿傳中乃有數節可看其始空將一  
身犯必死任奇請以得郡而其後乃行之以寬惠示之  
以教勸待之以富庶自無入有由險至平豈有諱論之  
功哉若畿及劉馥蓋春秋以上人材不止如遷固所稱  
也後世材品益下權數者武猛者平易者各自  
為家不相通而徒相誚蓋陋矣且漢末餘吏曹氏所用

其变化屈伸之際後人猶未能望其藩牆奈何欲輕語  
三代事乎

杜恕峭峻特立之意長者自達之言於魏極少其比雖  
兩漢人亦難之今錄其語切者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  
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  
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  
於自任之意不足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  
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陛下何不試變業  
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賢意晁錯蓋寬饒固無

此論也鍾繇王朗老成練達然其意自以為如是止矣  
年邁而志不新人之通患後生真可畏哉

孫權十萬攻合肥守者七千旁無近援固已不自保而  
遼乃募士八百擊其未合以至尾追幾獲大醜非操之  
智無以使張遼非張遼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也勝負  
成敗蓋誠以人不在衆寡士常如此則立於積衰甘弱  
之地為預怯莫前之說以自附於哲者可察矣魏文帝  
乃謂古之召虎殊可笑召虎卻不如此

曹操美徐晃賊圍塹鹿角十重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

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以理勢而言  
非徑入敵圍固不能解圍全城非於圍上破走救者固  
不能得城全勝然古今自非見救至逆遁則皆畏敵不  
敢救少有如閔羽及晃之真以勇力相遇而決鬪者容  
主單復之鬪殊陸抗能知之此羽之所以終屈而觀者  
之所當思也

孫權以五萬圍文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任二  
十餘日乃解去魏略載云云而論者乃云此語与本傳  
反非也傳固本諸魏略但刪簡煩辭耳書傳中此比不

少也然古人以智期人而又以自期故縮於不敢而敢者勝後人以愚期人而又以自期故冒於所敢而不敢者敗爾

魏武病召曹彰未至而歿彰謂曹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魏略此語雖未必實然操於諸子將擇才而與之意不專在嫡倉舒夭死以文則植以武則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則得其處矣故王通謂君子哉思王以天下讓而人莫之知亦非過論也

浙



陳思王讓德余既發明文  
中子之論然以植事始末驗  
之謂植能讓猶不為知植  
蓋能取然後能讓植含毫  
弄筆自喜目前而已機數  
防慮何嘗萌心兄忌惡之  
不啻讐敵猶自乞為將及  
入侍求死不太迫乎又謂  
取齊非呂宗分晉非姬姓  
寒溫燥溼高下共之植不  
自疏而不悟兄之不己親  
也悲哉然植雖天材縱逸  
而筆勢汗漫不幸早終未  
及繩約以追古人尤可痛  
也倉舒童孺而有仁人之心  
並舟稱象為世開智物理  
蓋天稟也

彭城王據璽書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  
人垂誥乃至於至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  
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  
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与理  
合箋傳家不能及也人不能常慮所以累德而去之開  
心所以為塞而通之何取於知學乎

曹叅六代論遠推周秦近推漢魏雖非確篤而成敗得  
失有所依憑行於末世親疏相錯十得四五子建固奇  
材恐考驗實未逮如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

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等語如飢人進一餐勝  
絕食也

傅嘏精識自命謂何平叔不念務本敗曹爽兄弟是矣  
至其為司馬師謀力疾勸行又与昭還洛繼世執政終  
移魏柄然則此嘏之所謂務本者歟國命延促之際士  
所去就忠邪賢不肖分焉過是而自號曰能吾不信也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若必作之  
故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  
所及因舉鍾離意諫王者豈憚一臣盖為百姓也今臣

曾不能少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此陳羣諫語直而不回切而不割可從而不可怒得大臣體矣至子泰請誅賈充謂言有進於此不知其次官勇過晏子不墜陳太丘家聲也

陳登為劉備所許且以許汜所言不但上下牀之間其品甚第甚高而登又自言所敬於當世者有數亦足以驗矣然觀登指意雖名助漢實亦為曹操驅使耳豈是登疏遠不知耶使其不早死盡見操所為將遂從之耶絕之則孔融荀彧之禍至從之則登之生平喪矣此亦不

可不論也

盧毓駁妻白等死引未見君子未廟見及附從輕曹操  
以為引經典有意令孤歎息用此語求之漢人引經之  
有意者少矣所謂春秋之義繩臣下大抵多無意之引  
也豈不害生民乎然操喜有意之經足以緩死而不知  
自立無意之法為殺生孟子謂雖得天下不為信非所  
以責操爾

盧毓之語有益世教蓋為善以致名非無實之名以才  
而為善非傷道之才毓所謂可以得常士者是也天下

聖學言言 卷二十七 十一  
常士多而異人少推行之庶幾舉陶之意爾魏晉以後  
選士之權多在吏部至唐初猶然後世宰相不過能行  
吏部之職經遠之業盡廢而以銓叙為大功至非其人  
則用情敗俗無所不至夫一有司之不若則烏在其為  
王佐宜乎責效愈卑也

和洽貧至賣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  
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悴疲悴二字深得其  
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世道雖降其行未嘗  
不過中孰謂曹操建國能使大吏自挈壺餐乎

按高柔傳稱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三公止朝朔望東漢雖事歸臺閣三公猶為宰相至是但崇官稱而已臺閣既未成朝廷三公又非相職其特命相者往往多非人臣之事數百年間有君無臣雖方夏幅裂治化與古異然天地之經安能久不正耶

孫禮以伊呂望司馬懿而責其社稷將危天下凶凶當時論議趨舍蓋多如此然則助成懿之叛逆殆天意耶辛毗言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何必期於相反孔子以夏時為正而不言商周之非

謂以戰伐而改正朔前論亦無所見蓋毗一時之意也  
然上循五帝協時月正日所以正天下諸侯而未嘗自  
有改易獨殷周變之毗陋士臆說固未必中至於無益  
而祇為異則學孔子者闕之可也

楊阜論袁曹勝敗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曹公  
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任在各盡其力  
昔商鞅教秦孝公申不害相韓昭侯行果敢睚眦之術  
彼世有國而自用之于進者固應然而秦漢以後皆施  
之於賈豎盜賊崛起然亦未嘗不驗豈古人叢驅網漏



之道遂已亡滅耶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也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也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謂操能用度外之人此自阜輩所見爾

凌霄闕始構鵲巢其上高堂隆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今詳詩義鵲巢而鳩居非有惡於鵲非有愛於鳩也鳩以均一之德詩所發興至其材拙不營而奪非其有豈復取之哉鳥巢於高物理之常何遂怪歟然時主心有所疑而問

隆即事為象而言如契之合券之同無其義而有其應  
何也雖然物鑿以顯而理不正以通此亡國昏主之大  
患諫者所不能回可歎耳

隆又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  
曾赤此魏室之大異昔五子之歌獨以道鑒亡而周人  
之興乃兼言符瑞若操之猜雄阻逆竊非其有殘民不  
己天下為墟久近之卜亦可算矣無以異物為也恐隆  
引類告君不得不爾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

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孝宣親見其害尚欲修武帝故事況後人乎

按滿寵傳陸遜向廬江寵言賊捨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又言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乃移西三十里依險而引賊平地又言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蓋吳魏相拒吳常以能蹂躪江北為守而魏不能以跨越江南為戰後世守江者畫江內而守之每患退走此非奇計祕謀當與衆共之使知戰守所宜處不然雖江水不為險矣

王基進據南頓稱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  
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世  
人多以淹止自保替過持重二字基此言折之甚善不  
特為言兵者解惑也以重為進則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投袂而起猶可有功雖  
非古人仁義之師庶乎黯而不挫矣而基始則能倡義  
獨進安坐莫搖終則能持勝全歸不求深入勇怯各當  
動靜以時基亦儒生非武將也觀者自當斟酌  
王凌子廣論何晏丁畢桓鄧所存雖高事不下接同日

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莫哀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  
廣樹勝己擢用賢能等語裴松之以為前史不載皆習  
鑿齒自造前史載與不載不必問然此乃魏晉人議論  
兩黨根柢非虛言也蓋夏侯玄何晏以器韻玄遠為一  
時表則士之神雋朗邁者爭宗之其老重樸有局幹者  
皆所不悅此司馬懿所以能乘機取魏柄俗人甘心為  
之役而不悟然雖能取魏而晏玄之標度風流已不可  
掩抑所以晉人終於成俗而向之不悅者久亦消折後  
生遂靡然矣余觀三代之後道德喪壞而義利不並立

雖孔顏孟軻不容有晉楚之位况晏玄挾高名而就厚利自無全禮又王凌方欲廢見主立藩侯其去叛逆幾何此借懿父子之兵而資其食堅衆人之用而成其篡

也悲夫

母丘儉諸葛誕亦善夏侯玄鄧颺等儉廢司馬師之辭

猶謂懿有大功而昭賢欲昭代師雖非實語然可見當

時中外人情未以懿父子為決取魏也

鄧艾開渠溉田積穀且通運漕其策可取然謂四萬人

耕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而以三千萬斛為十萬衆

五年食以今約之則收少而食多未知當時調度如何  
然作田計夫軍食計口古今所同決不能一夫耕百畝  
而食六十斛也

華佗管輅等傳雖規倣太史公至叙載指實而奇態自  
生往往遷不能逮所謂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以上當更  
有事也遷書號世子趙無卹怪甚

以漢高滅秦項之威而匈奴項領令圍平城光武百戰  
百克遂定海內而盧芳連胡擾邊終其身不能屈烏丸  
蹋頓之暴不滅前世曹操親伐一戰斬之徒其部落遂

為名騎所向有功何其壯也自古立國德意為難而以武勝者多矣若夫德義不足而又羞武事十世淪胥坐視天下變為左衽學者當諱而不當法也

陳壽載東夷援前史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因思前世雲紀火紀至以鳥名官蓋上者神靈下者鄙野故未嘗酌人道之中而郊子乃以為不紀遠而以民事則不能之故恐亦未然左氏但言仲尼見而學之蓋以備異聞而未暇辨其是非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七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  
江陰曹佳

同校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八

吳志

方漢帝在長安王允破敗而李傕郭汜等更相劫質關  
東視人主如土梗未有知天下大勢所歸者獨荀彧以  
此勸曹操遂於兵少地狹之時首執其柄雖操雄詐過  
人然亦有以得之矣此外惟田豐劉備諸葛亮孫策爾  
備徒有其意就復萬一僥倖何所能為如策勁果明達  
又已有事力使不死而究其志未可量也然則所謂深  
慮知化之士要自不多有古今所同也

尹吉甫雖有江漢之詩而周人無征伐之實吳越但內  
爭三江五湖之利爾楚滅越秦滅楚江東尋即散壞以  
至項羽之亡兩漢之興皆未有以長江為險者及孫氏  
初割據曹操猶未与之競逐既敗赤壁建安十八年始  
攻濡須相繼十餘年魏凡五至江濱魏文帝見波濤洶  
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自是南北之論  
遂立大抵楚熊開拓荆蠻而孫權疏理揚越江東浸成  
家計魏因而力爭乃以不得踰越為限天固未嘗特為  
南北作限而亦非前代之所難取也故孫策謂舉江東

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權不如我舉賢任  
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權然則雖策亦不以江  
東自足蓋借為進取之資爾孰謂六代南唐皆局於此  
乎吳錄又言孫韶遣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魏文帝帝大驚得其副車羽蓋而還正與微虎事同  
近歲滕寇偶建策而聞者怒甚以為激敵而敗和議然  
不足怪也

孫權以黃龍元年即真魏明帝三四年也距策初得江  
東三十餘年矣以權之能自守衆人盡力輔之患難百

平身言言 卷二十八  
羅方稱大號夫豈不急勢未可也而衰術衰紹未有髣髴  
遽自尊崇以亡其族實力之與虛意相去懸絕如此謀  
臣策士不可不知 館

孫權用萬人報聘遼東舉朝以為不可權之謬不待論  
矣余獨怪權以區區江東違衆心行失策若此而猶無  
與於興亡之數後世或以天下之大行之一跌而遂不  
可復何也雖然亦幸公孫淵即改計不過為笑一時尔  
如再三牽綴未已權意盛竭國從之張昭輩皆當見殺  
真速亡矣 浙

按權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是時塘外皆敵  
境故也若棄淮不敢守於己腹內瀦水自淹而曰踵昔  
人之已行此余所不能知也

李衡妻習氏不聽衡治生嘗稱太史公江陵千樹橘當  
封君家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  
耳用此何為秦漢以後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多不可信  
此語而果可信雖羔羊何以尚茲

孫休即位始欲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於是江東無  
學久矣又言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

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當孫權時上下力耕與戰相須  
兵可常用是以賈少而農多非真能務本也古人得百  
里之地便為不拔基業三國各方數千里但汲汲以殺  
人為事不能一朝安如此等詔令數十年纔一二見耳  
以古法準之雖欲久存可得乎

孫休武后劉龔龔別制名字為世所嗤固無論足者然自  
休犧至堯舜文字皆已一成不變後世無復加損矣凡  
物號事名亘天極地無不皆然此人為之耶天設之耶  
莫知其然而然耶學者乃謂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恐未可據也

會稽功曹邵疇自殺置辭有天下重器匹夫橫議含垢  
藏疾不彰翰筆鎮蹠歸靜使之自息等語皆未易及若  
果疇之言而殺身以明將輕用其死近乎匹夫匹婦之  
為諒者豈所謂梁王墮馬賈誼自傷殉人之義固應爾  
耶

或勸劉繇以太史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  
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偵視輕重而已由後人言之必  
謂許劭風流自命敗壞事功為此不切情實之論坐當

時所謂三君八俊之儔無不品局並濟幹雅兼遂者皆  
雍容鎮服於上而後進雁行奔走於下未有不肖惡子  
輒廁其間也劉備言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然  
則漢中世人物可以想見學者自當深識

孫權自作書疏數處其與孫皎書頗有文義可觀既知  
其能以謹細寬綽包受麤武之為難又涉歷經傳有益  
世用所以勸呂蒙讀書不虛語也曹操劉備皆能道語  
言操險薄著於詞章無可錄備與禪書稱勉之勉之勿  
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汝與丞相從事人之



如父其自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論治道多矣當亦  
有味其言之也

諸孫多材武與策權共起曹劉蓋孤弱矣興亡以道不  
在其宗曹氏以爽亡孫以峻繼敗

張昭誦君子之事上一章時咸以為得所誦然則嚴峻  
止誦仲尼居則誠昭所謂鄙生者若昭之所誦要使其  
君知凡為人臣者進退開說之際皆當盡忠補過順美  
匡惡不徒燕談閒語泛論平生以是致為臣之義可也  
若真欲盡忠補過順美匡惡則亦非此所能盡何不贊

其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其於盡忠將順何以過此恐昭之君臣亦未能當尔

古人以用材為難故曰在知人曰聿求曰籲後曰旁招至季世始以材得自用為難燕民所誦仲山甫漢蕭張邴魏近之矣陳壽稱孫權不及孫策不能相張昭謂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如雍始終無玷國人上下所同敬而壽之論不盡其美蓋亦有所見非偶然者正以其自用之也自是以後號為一世大臣當時所貴後人所尊大抵多雍之流皆人材之所以自

用而人主用材之道不復見矣此意甚長要當細看  
孫權論魏明帝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  
為是衰證非興隆之漸由今觀之正坐不能如陸遜所  
言尔權以此為不足以致興隆未知權所謂興隆者竟  
何在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權有地數千里立  
國數十年以力戰為強以獨任為能殘民以逞終無毫  
髮愛利之意身死而其後不復振操術使之然也  
張紘臨死語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与治道相  
反夫習於難易流於異同而不計其治乱固人情之同

患然治之所在實難少而易多同衆而異寡亂之所生  
常冒行其所難故犯其所異若止以不憚難不惡易為  
合治道此特言治之麤者故伊尹教太甲有言逆於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雖非上哲而  
志之順逆必與道之是非對立故人之所謂難者不知  
其難所謂異者不知其異以太甲之不明而終能思庸  
無禹湯之德而致禹湯之治者由伊尹言之精也  
曹操乘荊州之捷徑取孫權此常人之所畏爾稍有意  
慮便自知不然況周瑜魯肅輩乎李左車勸韓信按甲

以服燕操亦非不曉而急於席卷遂墮策士之所諱是  
事古今同律何止一赤壁也然張悌決版橋之戰亦與  
赤壁何遠而吳竟以滅蓋興亡自有象操雖強而孫氏  
立國之初忠智畢力大勢既定實不可以虛聲下至晉  
兵將雖不如曹而吳亡形已成悌所謂愚智皆知之其  
奮於一戰者不過欲與之同死耳此所以決策同而成  
敗異也

孫權臨稱尊號謂人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  
矣戰國以後浮薄之士妄稱非冀以干時偶成忽敗蓋

聖賢言行錄 卷二十八  
無所不有惟其實可以造事者彼固未嘗輕言而此亦不敢輕聽肅之於權其驗乃在數十年之後如諸葛亮答劉備止論形勢大要初不言當何所至豈孔子所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歟然則如張昭之無言權自不當責也

孫權與呂蒙論讀書及光武曹孟德事并魯肅言蒙進學之益學者當詳看若光武庶幾能事讀書者權及曹操未可言能讀書也權又謂不當治經為博士使博士中無此則經當有兩說不然則博士之說可廢歟

虞翻東國俊才官仕州郡上不及預天下廢興之義下不能為一身榮辱之防虛効忠勤輕招放廢惜哉惜哉曾不得比顧雍諸葛瑾之倫也

虞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亦用意至到之一節其言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後世則又不坐嫉其已成而設毀以敗之皆是也

張溫文議功用雖無傳於後觀顧雍張昭諸葛亮等所推與可謂顏出孔門參賜同譽賈登漢室絳灌不讒也自古負不世之材或為人主所知而其下共排拏之使

不得志者有矣未有舉朝所服上下交願而人主反加  
忌惡羅致其罪而瀕於死亡也此但孫權自度已不足  
以用又從而傾之爾於溫何損而注載虞俊謂其材多  
智少華而不實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豈其然乎駱統  
疏字字可考真使人三歎息也

駱統區々獨知以民為重安得長者之言

昆陽以後官渡周瑜關羽陸遜皆大戰也劉備平生拙  
於用兵舉無不敗乃專師獨將以嬰吳人方盛之鋒自  
無得勝之理然素有雄名而遜晚出陳壽所謂摧而克



之固不如志蓋亦難事也按遜傳督五萬人拒備備記  
不言幾人要須倍之魏書云四萬人恐不然備既不能  
取夷陵順流破竹而斜側旁入緣山列險衆無所施名  
為五六百里實不過數十里耳魏文帝笑備不曉兵豈  
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使真能連七百里已至江陵矣  
況此非拒敵如據其要害雖苞原隰險阻亦何所忌乎  
陸抗討步闡軍營更築巖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  
外以拒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余於徐晃解樊圍事已  
互見之蓋智勇相遇各盡其力不恃敵之不敢救一旦

適退如諸葛恪自取喪敗也抗又言德均則衆勝寡力  
侔則安制危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徒以長川峻  
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善哉  
與司馬穰侯吳起合矣陸氏信才父子也

孫登德兼於能知人則哲深達治要臨歿一疏不論三  
代以前三代以後世子藩王之賢少有及者同時曹子  
桓子建何足道哉然孫權暮年驕惰猜險禍成骨肉登  
亦幸而早死未知父子之愛竟能始終否

賀齊傳甚奇偉江東之有山越無異夷蠻蓋秦漢所不

得盡治孫氏既以吳越起事搜剔制服數十年間遂成  
平土矣今湖南尚有峒民而世無齊輩勇決誤搖手動  
足輒為大患雖非先王論治所尚然以彼視此猶有可  
言而後世因諱之不敢道如齊者殆不可及也

吳範占驗存亡興廢無不審中使如其言無用人事矣  
將天定而人從耶將人為而天合耶將如物之形立而  
影隨也自堯舜三代以道制命以德祈天而禎祥數術  
猶未嘗不行乎其間獨未知秦漢之後或有聖賢事功  
者其天道先具又當如何爾

諸葛恪先討山越後築東興功效不可掩矣然推此而  
遂欲施於天下大計則覆宗廢主傾辱其國曾不旋踵  
者天下之計自有定形不因事而就恪智小不足以知  
之慮近謀遠勢當然爾然當時議論徒能毀其已敗則  
亦無所取

王蕃樓玄賀邵韋昭華覆吳之將亡孫皓酷暴尚有此  
人孔子稱殷有三仁殷聖賢數十世之天下其亡有此  
仁人固其宜也悲夫

蜀志

浙

劉表當亂世雍容文義自保一方比於袁曹之殘民不  
猶愈乎劉璋雖闇懦然國富民盛守之以恩無所得罪  
也而縱橫之士韓嵩張松之徒各思自逞不以其上為  
可安必欲与之偕亡而後已利口覆邦家真可惡哉  
劉備頗知天下大計所在但初起時名位微淺不及諸  
人當盟會之際既起後智勇短劣不能折羣雄勝敗之  
衝安有一二十年進取無成而栖而託而猶欲就功名者  
所以自負惟有謀誅曹操一事始終賴此僅立一隅  
大抵雖匹夫特起未有無楨幹而可偶坐立事者如荆

益固容身之地然圖之無名極覺勉強其誅不武其克  
不令諸葛亮龐統以此自見不如袖手寂寞終無所為  
也

陳壽言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  
之至公古今之盛軌道得出司馬遷不能過也

周衰聖賢不作管仲相齊成匡濟之業春秋二百餘年  
載之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異而處士權謀用為  
首稱諸葛亮治蜀雖不能復漢然千歲間炳如丹青余  
撫亮所行實用霸政而論者乃以為幾於王道盖古今

之世不同而人心見識亦隨以變也

劉備與關羽張飛糜竺簡雍流轉南北自壯之老殆絕  
資身之策而亮教以取荊益然後卒成三分荊益雖可  
取然假力於孫權則借貸督索會盟於劉璋則欺侮攘  
奪計亮之始終存心行事不宜有此而號其名曰興漢  
則可悲也故余以為君子之於天下必使之無一不正  
而後從其君自伊呂不興而管樂久亡無復可為之時  
矣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方公孫衍張儀開闔闔動搖天下聽命而孟子以為妾婦  
之道則極一世之智計而不足以當儒者之隱約束漢  
士貴風操家尚經學亦既知義矣然而勁勇林起豪俠  
雲萃而先生大人不足以鎮之散亂馳突鬪成末世之禍  
於是揣時變者負真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  
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猶然未免於  
縱橫若他人不足以語亮者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余嘗論漢高無所能而蕭何與之以天下今觀諸葛亮之  
於劉備亦然若先武曹操劉裕唐太宗皆身自取其



臣助之而已然漢高猶是大勢已成何之與為易備漂  
流二十年未嘗得尺寸亮鑿空幹取以無為有比於蕭  
何其事倍難至於始終任責習坎心亨而行不尚以古  
人之資而用後世策士之術理不兩立所以盡力而少  
功也

眉山蘇氏言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與伊訓說命表  
裏亮謀取益州日月之食也至是則人皆仰之不復論  
前事矣蘇氏之言雖過然大指亦近之  
亮自備死閉關不出五年一出而不可敵何也一出而

敗則其後錯落不復振乃理之必至矣

湯文王百里而有天下孰謂益州之大不可以取惠不  
行湯文王之道耳亮區區信賞必罰朝種暮穫雖號治  
辦而魏亦不至於亂則安得以一隅之地而收克復之  
勳如用魏延楊儀尚自不保身後是亦與魏何以相過  
非所謂以百而取一也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  
其所言其小心克畏與蕭何同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  
以上當更有事

浙

亮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之人所不欲  
聞也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壽又言  
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誠然其好善忘讐自是晉武  
及舉朝盛事故其後雖亂而尚延也

壽評亮及集古語中贊述亮美皆當時親見實事所謂  
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是也至後世浮稱汎指  
失之矣嗟夫三代之下道遠世降奉王心行霸政以儒  
道挾權術為申商韓非而不自知以亮始末考之歷々  
可見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餘論誤之也余

可與言言 卷二十八  
故諄々具之然則學者至是更須自拔乃可爾

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  
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然則貧  
賤誠不能為士累也唐人謂開筵面場圍舉酒話桑麻  
正是本色韵勝者閒吟而已

劉備言每與曹操反事乃可成此未必當時真語然以  
詐取劉璋者備之所不安也備周旋陳元方鄭康成羣  
儒授記其說寬緩而諸葛亮龐統定計數於前必成敗  
於後司馬德操所謂識時務者欲恐如此後傑比之古

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館

觀璋之所以失備之所以得事之成敗真有計也法正  
既與備以益州又為之圖取漢中其策淵卻才略不勝  
國之將帥乃審其必成而後動非苟好謀者正忽死則  
智算已隱而備之業止矣如諸葛亮所謂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全不是  
議論湯武之仁義伊周輔之自知必勝桀紂之暴虐百  
全而不失後世無德專用計數李斯張良以有勝無亦  
百全而不失也使成敗利鈍果不能逆覩但欲以身死

聖賢言言 卷二十八 五  
為恭則何用勞師殘民為此不可知之舉高不足為仁  
而下不足為智況三代之君臣未嘗有此法乎

許靖以汝南勝士著名既嘗預漢謀議及其流播無所  
苟容身者則臣役之晚歲遂有翻城見薄之事然則如  
荀彧之出處殆未可以輕責也法正薄夫乃知靖為當  
敬發悟劉備用賢之機諸葛亮之親厚正有以哉

諸葛亮不以英特表羣物而以懇惻來衆智參署之旨  
漱齋珠玉之喻誠有味之言也用人固難而為人用者  
亦未易末世材質喪萬人一律以橫論為昌言以膚

說為忠慮而欲求亮虛受之益吾見其多聽而少成也  
廖立言關羽怙恃勇力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豈不中羽  
之病亮正以其攬事廢之爾至李<sup>平</sup>則法當廢矣罪功  
輕重曲折甚多上世未嘗以此為宰物之盛節亦霸政  
之餘務耳習鑿齒論甚淺未能究其義也  
每念亮纔死魏延楊儀便敗國事自戰國秦漢以後為  
一勝一負之兵雖盡得天下皆以幸劫不幸耳獨亮欲  
節制而後用之然亦止能及其身武王既歿三監淮夷  
叛民猶罔不反曰艱大而況亮乎

代漢者當塗高是何語漢光武嘗以問公孫述謂君豈  
高之身杜瓊乃以魏當塗而高取類而言復是何類又  
謂始自漢名官言曹司馬當復何義譙周又言衆而大  
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天下會于晉豈會於魏乎詩云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惟与宅漢末詔附王莽者始有讖緯先定之說  
光武尊之甚於經典班固父子希世論載而後世以能  
推析配合者為精微然則人才何由不陋乎



孫盛論譙周畫降事特可錄余觀諸葛亮奮憤媮之習  
厲其衆而用之戎車屢動邦域不聳至於以一隅而抗  
天下理猶未盡比公孫述相去幾何而費禕譙周之流  
執愚儒之腐說逮其傾滅禍實由此然則秦楚之自強  
燕齊之必復其立國遠者數百年當時謀臣碩相基  
事保業要亦未易可輕也彼實無箕子周公之德者不  
過為譙周而已

浙

以陳壽史考之蔣琬費禕者略能繼諸葛亮而於姜維  
亦無貶詞然維與諸葛恪所以敗亡則皆用亮意也勤

兵無名勢自當傾亮本謂益州漢高祖資以成帝業然  
高祖資蜀纔數年爾今以曠世累積之久興無效未已  
之師隙開於內釁起於外則君無桀紂之暴而國被覆  
滅之禍矣惜亮之講亦有未至者也

楊戲輔臣贊言諸葛亮賢愚競心僉忘其身張裔亦云  
又楊洪傳亦然蜀人之所以戴亮者此一事尤著及廖  
立李平所以垂泣至死亦皆此意也古之稱官人者舜  
周公而已秦漢以後方有諸葛孔明然義利之際更當  
詳處若其義不深其效不遠尺寸之能竭命盡力以用

為重使後之所見者止於是則材薄而功陋矣

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  
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  
尚有諸書不知壽已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  
之棄餘也士誦讀不詳輕立議論誤後生見聞最害事

浙

習學記言 卷二十八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浙八



汪圖書館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18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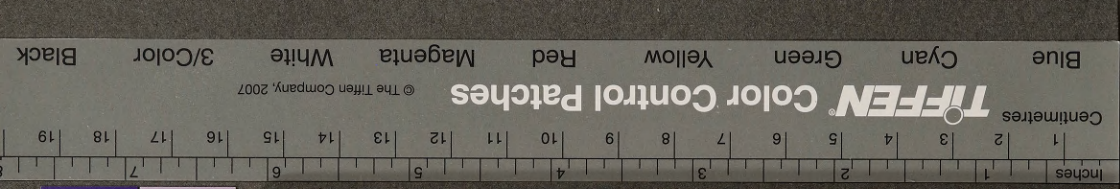
乙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